

花园系列

【第一辑】

牵回前世姻缘

宁馨儿◎著

主编 / 兰月

今世命运转变 只为与你相恋
好延续前世这段情缘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牵回前世姻缘/宁馨儿著. —长春:吉林摄影出版社,

2002. 11

(花园. 第1辑/兰月主编)

ISBN 7-80606-600-4

I. 牵… II. 宁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5295 号

花 园(第1辑)

主 编:兰 月

作 者:宁馨儿

责任编辑:王笠君

出版发行:吉林摄影出版社

社 址: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
联系电话:0431—5638387

邮政编码:130021

印 刷:长春市金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87×960 1/32

印 张:225

字 数:4000 千字

版 次:2002 年 11 月第一版

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1—5000 册

书 号:ISBN 7-80606-600-4/I·34

定 价:250.00 元(全 50 册)

【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】



1

一九九五 T省

一个晴朗无云的午后，在某所位于郊外的大学，一群群刚自教室离开的学生，三五成群的离开学校，大家都在享受这悠闲的下午，只有一人匆匆地跑着，行色匆忙的令人觉得她好像有重要的事。

“芝仪！等我一下，我有事要告诉你。”在李芝仪身后的施宓君，气喘吁吁地说道。

芝仪叹了一口气，她喃喃地说道。“又来了！”她丝毫不把情绪隐藏地转过身，看着正在调整呼吸的宓君说道：“你又想做什么？”

“别这样嘛！我们俩是最好的朋友耶！”宓君的口气有哀求的意味。

“就是因为我們俩是最好的朋友，所以我才会在这里顶着大太阳陪你。”芝仪无奈地说道。

宓君抬起头来，真的仔仔细细瞧着太阳，她天真地说：“不会啊！今天是这个夏天里太阳最小的日子了。”

“天啊！我李芝仪竟会有这种白痴朋友！”芝仪夸张地说。

“不和你说了，芝仪！我昨晚……”宓君欲言又止地说。

“又梦见了一条河，有个老人叫你跳下去自杀。”芝仪倒可以将她的梦境倒背如流。

“他哪有叫人家自杀，他是说要我离开这儿，而且……”宓君连忙解释道。

“哦！原来是想诱拐小孩！”芝仪故意打趣地说道。



“才不是这样，你都不听人家说。”宓君不依地娇嗔着。

“小姐！不是我不想听，这故事我已经听了不下上万次了，都可以了解接下来的剧情发展了。”芝仪无奈地说。

“我又不是故意要说同样的事，只是我每天晚上都做同一个梦，都快把我逼疯了。”宓君的眼中有着痛苦的神情。

“知道为什么吗？”芝仪问道。

宓君摇摇头，“谁知道，说不定我和这个梦有缘吧！”

“为什么不去查看这个梦的意义呢！或是找找书，说不定真的有这条河，真有这个老人。”芝仪好心地建议。

“以后啦！今天我答应母亲要早点回去。”宓君谈起自己的母亲，眼神总是黯淡了许多。

“别这样不开心，她总是你母亲，早点回去吧！不然又少不了挨一顿骂。”芝仪柔声地开导她。

宓君微微地点了点头，和芝仪道别后就踏着沉重的脚步离去。

芝仪看着宓君离开直到看不清，她才轻叹了一口气。

“这个女孩有太多责任担在她身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卸下这重担。如果能，希望她能离开这儿，她太单纯了，不适合这种现实险恶的社会，或许离开才是最好的方法。”芝仪默想着。

8 8 8

宓君才刚回到家，就听到母亲在房间叫嚣的声音。

“那死丫头早上出门到现在还不回来，到底又跑到哪去玩了，我早就说了嘛！养个赔钱货干么？还不是只会花家里的钱，我就不懂你们干什么花那么多钱让她上什么大学，女人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，以后还是要嫁人，还不是像我一样要待在厨房过一辈子！”母亲忿忿不平地咒骂着。

“妈！让姐念书也不错呀！别人还不是直夸赞您有个美丽又聪明的女儿。”宓君的弟弟宓华为他姐姐说话。

“哼！聪明漂亮？那是别人讽刺我们，其实真正的意思是说我的女儿每天出去抛头露脸，这像什么样子。”她余气未消地说。

“妈！姐其实也不错了，每天都准时回家，为你分担家事。”宓华实在不忍母亲把姐姐讲得不堪。

《牵回前世姻缘》



“这本来就是她应该做的，不然养女儿干什么？”母亲一副不以为然的模样。

宓君从家门慢慢走到房间，轻轻喊了声妈。

“你还知道要回来呀！现在都几点了，丢下这么多家事，想把我累死啊！”母亲看到迟归的宓君，更是怒火中烧地斥骂着。

“对不起！我今天和芝仪稍微聊了一下，所以耽搁了，我现在在马上去做事。”宓君卑微地道歉着。

宓君在家中一向没什么地位，简直像是个免费的女仆，就是女仆也有休息的时间，可是她却得无时无刻地照顾这个家。

要不是父亲会自外地按时寄钱回来，不然恐怕连外出赚钱也必须宓君一手包办了，母亲是个标准重男轻女的人，所以她必须极力地顺从母亲，否则哪时被卖了还不知道。

8 8 8

唐太宗贞观年间 苏州于府

于浩威在厅堂内来回地走着，他烦躁的不知如何是好。

坐在厅堂前的老夫人，看着儿子的一举一动。“浩威，别这样烦躁，都已经老大不小了，还这样没定性，被人家看到可不笑话了。”

“娘！”浩威走到椅子旁重重地坐了下来，开口说道：“你明知，我心烦的原因。”

“你自己想想你今年已经二十好几了。隔壁的张公子早已娶得美娇娘，而且已育有一子一女，而你呢？连点下落都没有，教为娘的怎不着急。”老夫人和颜悦色地劝着他。

“那也不必随便塞个女孩给我。”浩威不满地说道。

“胡说，谁说社柔是我随便找的。”老夫人轻声责骂，“人家江姑娘可是个大家闺秀，早年你爹爹早已为你定下这门亲事，过了这些年，人家社柔早已长得亭亭玉立，而且江姑娘的爹娘不幸双双归天，为了就近照顾她，恰好你们又早已指腹为婚，干脆把她接回来做咱们家的媳妇。”

“娘！既然人家刚死了爹娘，就让江姑娘先戴孝，以后再说。”浩威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推托。

“浩威，社柔这些年为了等你，早已蹉跎了不少年华时光，



更何况她已守完了三年孝，而且孤苦无依，才会走投无路地来投靠咱们，再不给人家一个交代，怎么对得起人家。”老夫人捺下性子跟浩威讲道理。

“娘！那湘云怎么办，她可是跟了我好些年了。”浩威使出撒手锏。

“这……”老夫人停顿了一会，“其实湘云这女孩也不错，就是出身低微了些，在烟花场所，总是……”

“我可是她第一个男人，这我可以确定，而且自从湘云遇见我后，我就把她接出来，她并没有再接受任何男人了。”浩威急急解释着。

“说得虽是不错，可总是得盘算盘算，反正你一定得先娶社柔为正房，以后若想收湘云为二房，我想以社柔如此柔顺的个性，定当不会反对。”见浩威又想开口，便出言阻止，“别说了，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。”老夫人招了招手，叫下人扶了进去。

浩威独自留在厅堂内不知如何是好。

8 8 8

最近宓君一下课便往图书馆里钻，芝仪每天想找个人聊天都找不到，有一天她终于受不了了，跑到图书馆，把宓君给拉了出来。

一出了冷气房，宓君立刻热的大叫。“芝仪啊！你没事冷气房不待，也不要把我硬拉出来啊！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几天天气实在热得令人受不了了。”

“行啦！我请你去吃冰总行了吧！不过你得告诉我，你最近在忙些什么？”芝仪好奇地问。

“这可是你说的，我要冰红茶、香蕉船、巧克力圣代。”宓君偏头想了想，“对了！我还要厚片吐司哦！”

“喂！你真想敲诈啊！哎！谁教我是你的朋友啦！走吧！”芝仪笑道。

两人相偕来到冰果店，都点了杯又大又冰的冰红茶，等到宓君吃饱了，又喝了一口冰凉的饮料，芝仪才开口问道：“好了，总可以告诉我你最近到底在忙些什么了吧？”

宓君搅拌着杯中的红茶，“其实也没什么，只是你上次的话，让我有了头绪，我就开始翻书找关于这条河的资料，结果

《牵回前世姻缘》



竟被我找到了。”

“耶？真的啊！”芝仪惊讶地说。

“嗯！这条河在T省中部，详细地点就不太清楚了，不过四周中的景色真的很像我梦境中的那条河，有机会我一定会去这地方看看……”宓君喃喃地说着。

两人就在那里讨论宓君所寻找到的资料，等到宓君记起时间时，夜幕早已低垂了。回到家又少不了挨一顿骂，不过宓君早已习惯母亲的冷嘲热讽，草草做完了家事，筋疲力尽地躺在床上，脑中全是那条河的种种，于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坠入梦乡。

8 8 8

这是个充满大雾的地方，似乎一年四季雾都不会散去，宓君就在这雾中漫步，她并不担心她会迷路，似乎冥冥中有种力量在牵引着她。

果不出其然，她听到了流水声，顺着那水声，不久她走到一条河边，一条不断往前流的河，一条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河，四周的景色永远是迷朦不清，一个身穿白衣的白髯老人站在河边，缓缓地向她招手，不知为何她竟被招引过去，愈接近那老者她心中就愈有种安详之感，令人内心感到平静。

走到老人面前，见老人开口说道：“你不属于这儿，你将会离开这儿，在另一个地方开创你的新生命，我会带你走，不过记着，你一定要找个答案，一个关键字，去填满、去弥补你所在的时间空隙，否则你可能永远会陷落在时间之河里，浮浮沉沉，直到灭顶。”

“我不懂，我完全听不懂。”宓君迷惑地说道。

“你毋需懂，你必须用心去想，去求、去找，有一天你会了解的，别忘了咱们彼此地约定。”说完，老人的身影逐渐模糊。

“你什么时候要带我走，什么时候走？”老人的身影已经不见，宓君只好对着空中喊着。

一望无际的河面，幽幽传来老人的声音，“快了！”

宓君猛然地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她知道自己做了个梦，但这个梦却和以往不同，比以往的梦更清晰，更令人心惊，最近一定会有事发生，一定的。宓君在心中暗想着。



宓君今天早上没课，可是她还是到了学校，想将这件事告诉芝仪。

远远地她便看到芝仪手里抱着一本厚重的书，芝仪到了宓君面前，把手中的书摊开，叫宓君念其中的一段——一条关于时间之河的传说：

有一条时间之河永远不停地往前流着，上面满载着人世间的希望与悲哀，有一位时间之神在河边守护着，预防别人不慎坠入，但也适时地推人一把，给人重生的希望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宓君问道。

“我昨天听了你的一番话，回去时就想到这个传说，便找来给你。”芝仪收起书本说道。

“真有个传说？有趣极了！我昨晚做了个不同以往的梦耶……”宓君把昨晚的梦，一五一十地告诉芝仪。

芝仪听完后，深思许久，才缓缓地开口说道：“那你有何打算？”

“能有什么打算，走一步算一步喽！”宓君一副天塌下来也有高个儿挡着的心态，“不过！我倒想去看看。”

芝仪瞪大她美丽的双眼，“在哪儿？时间之河？”

“不是啦！就是我昨天和你谈到的那条在T省中部的河川，听说那风景优美，不受污染，还受政府保护的呢！”宓君摇摇头，急忙解释着。

“你了解得还真透彻呀！”芝仪说道，“不过，我不赞成你独自一人去那种荒山野岭，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”

“谁说我要一个人去？”宓君用一种非常阴险的脸看着芝仪。

“你该不会又要我陪你一起去吧！”见宓君点了点头，芝仪立刻退了好几步，“你可真是我的好——朋——友！”

宓君见状立刻上前撒娇着说：“芝仪！别这样嘛，咱们好久没出去玩了，这次当是出门散散心嘛！”

芝仪实在受不了宓君的百般纠缠，只好勉强答应。

8 8 8

浩威今天又待在湘云的房里喝着闷酒，他自从听到母亲擅自作主订亲的消息后，便和所有人生着闷气，在家中有母亲看着，只好每晚到湘云房里喝酒，湘云见状心中略为不忍。

《牵回前世姻缘》



湘云抢下浩威的酒杯，见浩威又想拿起酒壶，她便又夺走酒壶。

浩威不耐烦地对她说：“拿给我！”

“不行！你已经醉了，再喝下去可不得了！”湘云皱着眉地说。

“湘云！别人不了解我，难道你也不明了我现在的心情吗？”浩威沮丧地说道。

“我了解，可是你没听过‘酒入愁肠，愁更愁’吗？酒既伤心又伤身，你就别再喝了！”湘云好言好语地劝着。

浩威笑道：“你的国学造诣愈来愈高了！”

湘云微微行了行礼，“谢谢公子夸奖，都是公子调教的好。”

“你也愈来愈多礼了，以前的你不是这样的！”浩威见她打躬作揖的模样，也不禁心生感叹。

湘云叹了口气，“如果人能永远保持不变就好了，人是会随着环境而改变的。”

浩威看着她，问道：“现在的你是快乐抑是不快乐？”

“快乐与否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现在的自己能把握现今的幸福。”湘云语重心长地说。

“你说的话愈来愈有哲理了，也愈来愈不像以前天真的你，你以前是快乐的，可是现在的你，反而找不到从前的纯真、快乐了！”浩威说道。

“社会礼俗下的产品就是如此，我待在你身边就得接受礼俗的约束。”湘云的眉头有着深锁的忧郁。

“你大可不必为了我改变你自己啊！”浩威百般心疼地说道。

“我想尽量让自己能符合你的身份。”湘云说道。

“看你这般模样，我都不禁怀疑不知我接你回来是对抑是错？”浩威轻叹了口气。

“别管我了！公子您为何心情如此郁闷呢？”

浩威深思了一会儿，还是决定告诉她真相。

果然湘云听完后微微变了脸色，可是她还是保持平静地说：“公子打算怎么办？”

浩威一笑，把湘云揽入怀中，“放心！我不会将你置之不理



的,其实我心里想要的人是你。”

“公子可别这么说,这样可折煞奴家了。”湘云急急地回答道。

“这有何不可,你也是个大姑娘家,咱们俩个性又契合,而你性情又温婉,是最适合持家了。”浩威搂着她柔情地说。

“奴家可不敢妄想,老夫人可容忍我伺候公子,已是感激不尽了,湘云又哪敢要求些什么呢?”她眼中流露出感激。

“还没进门的人,你都这般退让了,万一我真娶了她,你岂不是要对她三拜九叩了。”浩威揶揄着怀中这个娇羞的小女人。

“公子,别笑奴家了。公子的看法如何?”湘云娇嗔地说着。

“我还是会娶她,没法子母命难违,可是我打算她一进门,就给她来个下马威,新婚之夜不进新房,之后便将她打入冷宫,这样不就行了。”浩威把自己心里盘算的计划说出来。

“这不太好吧!无论如何她总是公子你明媒正娶的,这样对他,老夫人知道了不会生气吗?”湘云面有难色地说。

“放心,一切有我。”浩威胸有成竹地说。

8 8 8

宓君一向是个说得到做得到的女孩子,她一旦决定的事,没有人可以阻止,当她一决定要去旅行时,立刻动手筹备事宜,可是这件事,并没有事先通知施母,她打算到最后才硬着头皮去请罪。可是这回宓君的母亲却一反常态的让宓君去旅行,让宓君直觉的感到不对劲。

“妈!你真的确定要让我去?”宓君试探地问。

“你烦不烦呀!我都已经告诉你,要让你去了,你还想怎么样?”施母不耐烦地说。

“为什么?”宓君不解地问道。

“我大发慈悲不行啊?你这样好像我对你有阴谋似的,哼!好心没好报。”施母冷哼道。

“妈!不是我不相信,只是平常的你不会……不会……”宓君支支吾吾的。

“不会怎样?既然你都这样说了,那我也不妨告诉你,你趁着这次机会能玩尽量玩。你一回来,我就要把你嫁给那个王先

《牵回前世姻缘》



生。”施母狠心地说。

“什么！”宓君犹如五雷轰顶，“你是说那个身材五短、年纪可以当我爷爷的王先生？妈！你不会这么狠心吧！”

“就是他，人家王先生有什么不好，人家有的是钱啊！说不定，新婚那天太兴奋，心脏病突发死了，他的遗产不都是你的！你别说妈没有为你着想，我可是算得很精啊！”施母完全不顾女儿的幸福。

“妈！你竟然为了钱卖女儿，我是人不是物品呀！”宓君摇着头，不相信母亲会这么做。

“钱有什么不好？它可是会让你不愁吃、不愁穿，下半辈子不用愁了，说不定你将来还会感谢我呢！”施母不以为然说道。

“我已经二十岁了！我有自己的自主权，我才不会为了钱或是你，去嫁给他。”宓君生气地叫道。

“你也不想一想，我养你也有二十年了，你也应该让我有所得啊！这女儿又不是白养的。”施母先动之以情，见宓君仍不为所动，只好放下狠话，“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你都得给我嫁，用押的也要把你押去。”她停顿了一会儿，看着宓君仍面无表情，又说道：“你别想给我逃跑，别忘了你还有个妹妹，如果你不想嫁，那也可以，反正湘君也十八岁了，刚好可以嫁人，不是吗？”

“我答应你，你不要动湘君的主意，这不关她的事。”宓君怕自己的拒绝，会造成妹妹一生的遗憾。

宓君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这一对弟妹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宓君才会愿意继续住在家中，否则她早八百年前就搬出去了。

隔天出门的宓君，脚步显得特别沉重，连到火车站和芝仪相见时，她依旧笑颜不开，芝仪便有些纳闷，照理说，她应该是最开心的，怎么反而闷闷不乐了。

“芝仪！你说好笑不好笑，我妈要把我卖给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子当老婆，说不定哪天我成了富婆时，别忘了来分一杯羹。”宓君自嘲道。

“别这样，事情总会有解决的时候，说不定还有扭转局面的机会。”芝仪劝道。

宓君摇了摇头，“不可能的，我妈早想把我送人了，何况这次有这么好的机会，她怎么会放过。”



“管他的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既然要出来散心，就别想那些不愉快的事，走吧！咱们先去疯它一夜，再出发的心情一定会不一样。”芝仪安慰着。

宓君点点头，两人还真到市区玩了一夜，隔天才整理好心情出发，她们先坐火车到T省中部的一个小乡镇，下车后才问清楚如何入山去参观，如何办理入山证，等到全部的东西都弄妥后，两人才又改搭汽车摇摇晃晃地上了山。

芝仪这一路不知吐了多少次，再加上又抱怨不断，所以宓君的手耳也从未停过，可把她折腾死了。晃了一个多钟头好不容易到了山的半腰，可是接下来的路，却得靠旅客的脚程了，芝仪一看这情形，立刻赖在原地，不肯走了。

“宓君！你饶了我好不好！我不走了，我要等下一班车下山去。”说完芝仪立刻坐在站牌旁的石头上。

宓君笑着摇摇头，把她拉起来，对她说：“你刚才吐了一个多钟头，你还想再吐一个钟头啊！而且你没听司机说吗？要四个钟头才会有另一班车，到时候早已天黑了，你想自己一个人坐在这喂蚊子啊！我可不想，你不走，我先走了。”

宓君说完真的往前走，芝仪没法子，只好拎着背包，跟着宓君走了。

两人就在这山路中爬爬走走，还得预防落石，真是有点恐怖，宓君可有毅力了，打算不找到那条河绝不罢休，芝仪却在后面哀声叹气，她们走走停停，约走了半个多小时，就隐约可听到水声，宓君兴奋地向前跑去，芝仪依旧在后面慢慢地走着，直到隐约地听见宓君不知跟谁的说话声，心中才感到不祥，便连忙向前跑去，竟看到宓君慢慢往水边走去，脸上毫无表情。

宓君见到芝仪跑来，她抬头甜甜地一笑说道：“我要走了！他来带我去，弟妹就拜托你了，再见！”

“不！”芝仪的叫声划破长空，只见宓君脚一落至水面，就往下沉，直到灭顶，人再也没浮起来过。

芝仪跑向前，仔细地看这水深，其实只到胸前，怎么会消失，她不可置信的目光向水里搜寻着，怎么可能找不到，连尸体都不见了，就这样平空消失了，要不是她亲眼看见，她绝不相信，她机械化地沿着原路走回去，向附近的住家借了电

《牵回前世姻缘》



话，打到警察局后，便坐在地上深思，一边想，眼泪还一边不听话地溜了下来。

“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，出发时都还很快乐啊！”她用手支撑着头，“有这么多重担在她身上，她怎么可能会自杀？除非……除非她真的看到那位时间之神了！”她心中一惊，但随后又笑着摇摇头，“不可能！那只是传说，只是个传说啊！怎么可能发生在宓君身上，怎么可能，不可能的！”

芝仪愈想愈激动，眼泪似乎不能停止地直往下掉，她想起了宓君最后交代的那句话，她马上打了个电话，把宓君的弟妹接了出来，接着才通知了施母，令人吃惊的是，宓君的母亲听了这个消息竟然大哭，说是自己逼死了她，令人不由得觉得，或许天下真无不是的父母吧！可是芝仪知道她自己还是会把湘君接过来照顾，因为她怕湘君又会步上宓君的后尘。

警察在河谷里不知找了多少天，芝仪亦把她看到的情况，能告诉的全告诉警察，可是依旧毫无所获，最后只好以失足落水而致死来结束这次的搜寻。

在这次旅程的最后一天，芝仪还特别带了一束花来到了这个河谷，芝仪把花丢下河面，开口说道：“不管你在哪里，只要你幸福就好了，祝福你永远快乐，或许离开这儿是个好主意，再见！哦！不！是永别了，我的好友。”她又仔细地看了一次这河谷，心想：“我以后大概不会再踏进这儿了。”轻轻叹了口气，她才缓缓地转身离去。

离去时依旧可听到河水潺潺地流着，流向天边。

2

宓君走在一个雾茫茫的地方，她完全看不清楚眼前的景色，只是不停地走着，前面的老人也快步的走着，好像有什么



要事一般。

宓君追得很辛苦，跌跌撞撞的，忽然间，老人停了下来，宓君气喘吁吁的站在他身旁，他二话不说，立刻推了宓君一把，并说道：“别忘了寻找答案！”

宓君一个站不稳，便向前跌了下去，她只感到头碰到地面，接着便昏了过去。

不知道昏睡了多久，宓君被一些细碎的声音所吵醒，她缓缓地睁开眼睛，就看到一群女孩围绕着她，七嘴八舌地嘈杂着，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，只看到七、八张嘴张口闭口的，要不是头痛欲裂，这倒是个好玩的景象。

她缓缓地开口，“对不起，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见她一开口，一群人顿时全沉默了下来，其中一位较年长的女孩开口说道：“小姐没事就好，吉时快到了，快扶小姐回房换衣裳！”

大家听到这句话，又一窝蜂地拥向宓君，将她扶进屋里，这时宓君才发现自己全身湿答答的，她什么时候弄得这一身她自己也不晓得，不过这些丫头的动作，让她来不及细想，大家都一古脑地忙着为她装扮。

等到其中一人，仔仔细细地瞧过一番后，才开口要丫环们全离开，自己又深深瞧了一眼，轻叹了口气，才转身踏出房门。

“咔！”一声，房门却给落了锁。

宓君急忙靠在门边，敲打着门。“为什么锁着我，你们是谁？干什么锁着我，放我出来，你们没有权力，亦没有资格锁着我。”

喊了好久却没有人理会，宓君也泄气了，慢慢地走回床边，一个很古色古香的床，配着镜子里的古代女子，很适合。

等等！镜子里的人好像有点熟悉。宓君靠近镜子，仔细地瞧过一眼，这女孩是我吗？在镜子内的女孩，身穿着凤冠霞披，只差没盖红头巾，她摸了摸自己的脸，镜子里也反映同样动作，天啊！这是怎么一回事，自己怎么会这穿着、这打扮呢？我到底在哪里？

她烦恼地坐在床边，想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可是想着想着便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

《牵回前世姻缘》



在梦里虽然宓君还是看到的那条河，可是却看不到自己，反而看到芝仪含泪和她说再见，而且她还隐约地听见自风中传来的几句话，“祝你幸福，或许离开这儿，对你来说是比较好的，永别了。”

她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芝仪慢慢地转身离开，可是她却无法采取任何行动，她只能呆坐在河岸上，看着河水奔流着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她忽然听到一阵很嘈杂的声音。“新娘上花轿了。”

宓君就恍惚中好像看到那个替她装扮的丫环，扶着一个盖着红头巾的女孩上了花轿，她正要开口问清楚时，忽然一阵晕眩感袭来，她便不省人事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她被一阵轻微的摇晃给硬生生地晃醒了，她尚未睁开眼，就有一股反胃的感觉袭了上来，她连忙捂住嘴，抚了抚自己的胸口，等到那股反胃的感觉缓和了，才抬头定眼一瞧，可是她怎么也瞧不着，只有一片的鲜红，伸手一摸，把头上的红头巾给欣了起来，这会儿她才恍然大悟，自己所认为的红色世界，原来只是头上的红头巾而已。

她伸手把身旁的窗帘拉开了一角，看到了一堆人还热热闹闹地随着她的花轿往前走去，难怪她感到微微的晃动，原来她是在花轿上，如果让芝仪知道，她坐花轿竟会晕“轿”的话，大概又会笑个不停了。

等等！我怎么会花轿上？我不是刚刚才在一旁看到一个女孩上了花轿，怎么这会儿变成我在这呢？

正当宓君心中充满了疑惑之时，忽然花轿停了下来，她被人七手八脚地扶下轿，突然起了一阵狂风，吹起了宓君的头巾，宓君感到脸上凉凉的，那丫环伸手为她试掉了泪，开口说道：“大喜之日，不要流泪。”

宓君疑惑地想，“我有流泪吗？什么时候？”

可是她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又被那丫环盖上了头巾，匆匆地推进大堂，和一名陌生的男子拜了堂，又被推回新房了。

这时的宓君才算真正地松了一口气，她不敢轻易地拉下头巾，她只好沿着红色头巾的边线，偷看着房间的摆饰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她也快能闭着眼睛把房间里的东西背出来了，可是房外仍是没有任何动静，她终于受不了的把红色



头巾拉了下来。

她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不满地说道：“这是什么道理嘛！谁规定结婚那天新娘一定要在新房等着新郎回来？就算等到了，新郎大多是喝得醉醺醺的，真不知他们的洞房花烛夜是怎么过的？”

她又开始乱想了，这是她的习惯，每次只要有事情让她不明了的，她就开始猜测，不过，这次她可不敢深思，毕竟这事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无法想象的，想着想着竟不知不觉地躺在床上睡着了。

这一夜新郎竟没有回房。

“小姐！起来梳洗了，都已日上三竿了，再不起来，可要被人家笑话了。”月秀轻摇着熟睡在床上的宓君。

宓君正当熟睡的当头，却被一个柔细的声音给吵醒了，这声音一点也不像平日湘君来叫醒她的声音，她缓缓地睁开眼睛，一时之间还不能适应强烈的阳光，连忙眨了好几下眼睛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看清楚身边的小女孩，这小女孩看起来不过十六、七岁，眉清目秀的很讨人喜爱。

“你是谁？在这儿干什么？”宓君支撑着身子，疑惑地问。

“小姐！我是月秀啊！您忘了，您还好吧！”月秀关心地上前询问。

“没事！不过……谁是月秀啊？我真的没见过你。”宓君偏着头，看着月秀。

“我是您的丫环啊！小姐，要不要请大夫来看看您。”月秀有点慌了。

“我说我没事，还有你不要您啊！您啊的叫，我有名字的，我叫宓君，施宓君。”宓君不知怎么的，心情突然烦躁了起来，她觉得四周的事物都是陌生的，连说的话都令人不敢恭维。

月秀惊喘了一口气，她睁大眼睛看着宓君，她着急地摸宓君的额头，打量着宓君。

“小姐！您还说您没事，您明明是江家的社柔小姐，怎么会是什么施宓君，我一定要去请大夫来好好瞧瞧您，您就待在这儿别动，我去找大夫来。”说完，月秀便急忙地走了出去。

宓君真的弄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她慢慢地走下床，走到了那面黄澄的镜子前面，坐在椅子上，仔细地瞧清楚

《牵回前世姻缘》



了镜中的那个人，装扮一如昨日。

镜中的人是我，只不过镜中的自己，好似多了点什么！对了！就是无助感，她看起来太无助了，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令人看到就忍不住想呵护她，她不禁抬头向上天呐喊：“我到底是谁？难道这里会是老人所说的重生之地吗？”

空中依旧只有鸟语花香，她想这次上天大概抛弃她了。

月秀带着大夫，匆忙地到了宓君房中，看到宓君正对着镜子发呆，她连忙扶着宓君坐到床上，让大夫把脉，大夫说只是心路不顺，容易造成精神恍惚，吃帖药就好了。

待大夫走后，月秀将药方交给了仆人，才担心地看着宓君。

“你为什么直盯着我看，我脸上有什么不对劲吗？”宓君奇怪地问道。

“小姐！您今天实在有些反常。”月秀上下打量着她。

“你叫月秀吧！月秀！咱们来打个商量，你不要叫我小姐，这听起来实在怪怪的，叫我宓君吧！”宓君看着月秀惊讶的眼神，她翻了翻白眼，“好吧！那叫祉柔也可以。”

“小姐！我都叫您小姐叫好几年了，也没听过你说怪怪的。”月秀实在无法接受小姐突如其来的转变。

“我转了性子嘛！而且人家不是说过，嫁过人的女孩，会比较不一样。”宓君像想到什么似地叫了出来，“对了！我的丈夫呢？怎么起来这么久都没瞧见他。”

月秀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大概在大厅吧！奇怪！教他们抓个药，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，小姐！我去瞧瞧。”说完便连忙跑走了，留下一脸茫然的宓君。

宓君环顾着四周，无聊地在房里走来走去，过了好些时候，见月秀还未回来，只好穿着这身厚重的新嫁衣步出了房门。

才刚步出房门的她却茫然了，看着门外曲折的回廊小亭，令她不知该如何是好，恰好看到一名丫环转入一个回廊中，宓君连忙拉着过长的衣裙快步地跟着她，想打听一下大厅如何走，眼看着快追到之时，却听到这名丫环和另一名丫环在说话，“少奶奶真可怜，才刚进门，少爷就一副不理不睬的模样。”

宓君暗自想道：“是指我吗？”